

五代史

魏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三十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充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充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文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俗今流宣瑾兄於名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加王者非也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

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日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

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雋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

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
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
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
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
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
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
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
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

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
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
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
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
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
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
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
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
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

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揚行密是時梁已東下交鄆師範乃遣劉彛與其弟師曾分攻交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彛逐葛後周取交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戰死復遣揚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曾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曾

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曾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阮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

於阮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反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

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頡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扞敵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者幸也寓為言之克用

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旣伊鐔等遣子頡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頡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頡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頡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

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
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三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
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
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
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
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
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
高險而俗人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
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

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
為昭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
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
求救於梁梁方東事交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
於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
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
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
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
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
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淦水之

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
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
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為
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
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
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
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
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
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卒
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
節度使琪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琪瑤以書與梁太祖言
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來援於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
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
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
磎等而去琪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
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
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陝
州琪為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

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
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故張存敬侯言以一
大繩與之曰為我持縛前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
州遣何緡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
以緡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執如此朝夕
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
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
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
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

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
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
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
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
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天鴟
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
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
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
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
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

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府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揚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犖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雙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雙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雙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雙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和珩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和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後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雙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雙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

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步人馬皆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珩創意理之弩失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雙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西華有積粟巢將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雙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雙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

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犍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犍節度使犍已病乃以位與其弟和後數月卒和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和饋輓供億未嘗少懈和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犍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

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揚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附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揚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

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特制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類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淮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實斂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鄆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後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憂矣敬翔以為然巖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群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人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何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

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嘗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他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

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田
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
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
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
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
祖攻趙匡疑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
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
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大傅謚曰忠
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雜傳三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區長梁兵擊黃巢陳許
 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
 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數戰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
 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淡目而胡鬚者
 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

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
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人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
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
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憇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
而還至石會留數騎巨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
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
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打人意太祖
憐之養呂爲子冒姓三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
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
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
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踈秀惡之謂宰相崔胤
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曰天子殺之胤奏
之昭宗不許佗日必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
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
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玄暉具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
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追而晉人蜀人呂爲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賔恐昭宗奔佗鎮呂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呂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呂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呂兵入龍武牙官吏
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
之昭宗軍衣旋柱而走大劍及之昭宗崩討至河中太祖
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
大呼曰賣我呂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
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
彥威等於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阮
瘞于龍興寺址請合爲一家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
葬呂一品體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軍
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呂策于太祖
太祖留出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
梁邸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嚴
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羣中尉憇及禍將行廢立請
與諸邸吏協力呂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
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

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出亂所由爲霸者資也今闔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昭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懇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豐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由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系中允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巨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鄧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書唐司空裴瑒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曰調
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
陰訶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語之其
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交鄆曰故師範雖竊
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
吏入見太祖自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
老曰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
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叢後果爲部藩所殺
藩曰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大疏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

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思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疆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呂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呂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闡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呂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呂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奏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呂不即遜位

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懇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呂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呂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造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呂皇子娶重誨女重誨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呂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晟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呂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晟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晟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政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呂爲保德昭呂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勗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呂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乎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呂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呂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呂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呂龍鳳劍鬪雞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呂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才威衛上將軍呂疾免太祖即位呂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呂爲左衛大將軍末

帝大拜左金吾大將軍呂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官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泐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饋之亡卒多賴呂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呂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出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呂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

家子毋殷乃誣玄暉嘗私待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毋
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懇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懇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
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三十二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
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
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
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
節度使邠州揚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
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
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
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

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揚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廊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廊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紹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且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且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城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天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

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粟之歌尤能悽慘其聲呂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起黃巢梁太祖鎮宣武呂為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超周等將萬人救出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呂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流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超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交州朱瑾呂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呂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呂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呂會歸于太原賜呂甲第伏在諸將上莊宗呂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呂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
從太祖征伐呂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觀元年魏州揚
師厚卒末帝呂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
軍呂張筠爲節度使魏博具三州仍爲天雄軍呂德倫爲
節度使遣劉鄩呂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呂騎
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呂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
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
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
朝廷呂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
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
呂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
軍割隸無名所呂亂耳但呂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
帝可呂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
使人諭彥呂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
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頴曰爲我作奏若復
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
遣鄩呂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鄩還戒彥
勿爲朝廷生事彥乃呂揚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

五十五卷四十四
新傳三三
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論旨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
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
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曰彥逼
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
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
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懇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呂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竒檢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謙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巨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呂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呂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呂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呂入金多
 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踈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呂仲冬大舉遣董璋呂陝魏澤潞之衆出石會呂攻太原
 霍彥威呂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呂趨鎮定王彥章呂京
 師禁衛擊鄆州段凝呂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思曰其將何呂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呂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呂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呂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行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行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第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呂侯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郾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郾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呂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旌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思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呂免繼岌班師命延孝呂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自己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郾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郾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呂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

舊將往往後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四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歲遣任圜巨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後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鄧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巨此不敢歸朝耳仕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三十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自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巨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巨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巨故罕之常之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

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召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召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召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召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召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

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劾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召為食惟有一馬欲殺召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禮及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召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鄧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弟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召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召

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呂卒隸澠池鎮有罪亾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呂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呂葆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呂爲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呂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迺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遂節度使程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

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呂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鄉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泣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帝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呂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且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且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鏹太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

全義嘗在巢賊中，臣爲譏，已因大怒，奏答殺監軍者，天下
寬之。其聽訟，臣先訴者爲直，民頗臣爲苦。同光四年，趙在
全暉因求兼鎮，未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
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未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
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臣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
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
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臣其子，令德爲遂
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
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
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
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臣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
景進言唐兵初出，特友謙臣爲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
韜謀反，且曰崇韜所臣反于蜀者，臣友謙爲內應。友謙見
崇韜死，謀與存審爲鄩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
日夜臣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臣自明將吏皆勸其
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臣讒死，不自明，誰爲
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
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臣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
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

魯竒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竒曰
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呂其族
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竒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爲何語魯竒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
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太
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呂梁
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呂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呂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呂重遇故欲盡
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
惛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
趨洛陽擒之呂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
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
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
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
未嘗有戰功徒呂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
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
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
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
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
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
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
千間其卒也不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呂父任爲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
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
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
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
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
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曰爲妖勸其散積呂讓之正辭曰
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呂錢聲必止聞者傳以
爲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
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

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
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大祖聞之乃夏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鴈都呂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呂爲朱落鴈
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
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
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
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
其後友謙見族人皆呂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呂漢賓爲

莊宗所厚惡之呂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
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
爲上將軍遂呂太子少

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

臨政能守法好施惠

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

高祖特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
梁太祖呂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呂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
呂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疑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疑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疑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疑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巨王彥章爲招討使疑爲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巖等爲姦彥
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
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疑爲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鄆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
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疑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
進已而梁亡疑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
日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
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
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曰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
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
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詔出鞞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
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
契丹疑軍在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詔崇
鞞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及紹宏請以疑

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略疑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呂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戾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
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
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
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
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
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
矢見思鐸姓名竒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記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
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
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三十四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章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
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
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
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
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
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
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
拜鄴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
魏軍之驕思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
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特以
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
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
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
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皆財在禮不勝其
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
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後存戰中矢射其一目後事梁

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領
 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
 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
 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莊宗滅
 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
 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
 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
 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惣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
 真明年徙鎮武寧後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為人甚親厚

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
 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後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
 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
 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特况爾天子
 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患歸而不
 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阮魏
 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
 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
 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
 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

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為號令然非

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為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於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

後隸魏州馬闔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
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
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
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
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暉等攻震殺
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揚師厚爲節度
使復置銀搶效節軍當梁末帝特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
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
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
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

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
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樞軍
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
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
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
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
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
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
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
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

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廢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特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憊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歛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

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遣之行至

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丘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
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
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
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
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
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
潰殺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
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
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
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
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
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
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
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
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
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
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
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

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大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闡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擯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以茶
藥而追之廢帝立復追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特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
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
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
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
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去守恩
因剽劫從恩家皆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

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
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
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
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
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
召羣臣上殿恟諭之羣臣恐思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
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
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
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
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
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願指之間而文
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
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
亂相乘其求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
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

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旌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馱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

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
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
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
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
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
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鄧延魯沁州錦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
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槊爲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

爲沁州者九年民至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
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
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
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
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持功縱下爲害不細而
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

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
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
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三十五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
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
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
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柰林柰輒枝折乃之
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
歲餘間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
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隸二州刺史隸州苦河水爲患
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

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温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

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長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

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
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 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耀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貴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
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
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鄆宗韜
代蜀為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
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

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
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
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
軍筠弟錢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
田制置使筠西代蜀留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
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
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
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
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

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
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
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以其富故
所至不為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
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
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戲妓
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北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
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及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
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

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安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安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安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

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

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兵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踈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揚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其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揚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是行 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棹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
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
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
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
柰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

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
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
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及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
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
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
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嘗以宦者爲之
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
以宰相柰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

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
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
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
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
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
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彰德軍節
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大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
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
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

洛邠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
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
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
拜承約默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
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
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
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眾皆曰善乃先為窋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戎兵餉道常

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為五院軍隊長梁益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

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
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
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
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
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
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
上將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
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
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

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
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
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
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日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嫌之
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
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門運中以疾卒廷蘊
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
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
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

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
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金節爲捉生指
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
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
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
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
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
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
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

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
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
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
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
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
丹交惡全節未常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
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
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
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
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

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毋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賔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貴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

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

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後
恩與諸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
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
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
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
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
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
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
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
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
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
節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
于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
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由于佐其
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
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
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
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
之國矣雖死不能諱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

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
焉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
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為
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後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
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
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
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
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盟拜彥威北面

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
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
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趨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為隸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陰

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遂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子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嘗項司家

族畜牧近郊尤富疆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
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
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
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三十六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
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
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
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
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
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
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
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

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
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
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懇不
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
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
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
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
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兒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
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
備契丹由此益疆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
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
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
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
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
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征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

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
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
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
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
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
利其所掠賫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
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
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
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

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
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
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
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
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
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
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
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
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沼仁沼舌壤而死天福五年夏
高祖以馬金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

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
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金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金節討之
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
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
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
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
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

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
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
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
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柰何思
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
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
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
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
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

皆悲之而虔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到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潘乃以為

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所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驪呵前道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

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
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
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得手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
高祖且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
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
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
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
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
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鴛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

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
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
一觴及巒持醜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
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爲唐
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
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
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
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

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

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

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弃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誑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

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柰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

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人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龍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

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雅安從進
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
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
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
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
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谷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逐麻谷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谷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為留後再榮
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質李穀謂曰
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遂麻谷者乃衆人所為
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

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谷者取其財鎮人謂之曰麻谷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以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會百官迎見耶律德光子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資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三十七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佃儻有膽氣梁
 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
 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
 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
 歷隸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
 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
 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
 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克街使周太祖入立拜

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沉默多
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
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
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落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
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効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
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
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揚立魏王繼岌平
蜀累遷瓊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

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
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
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於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
軍節度使從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
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
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
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
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
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堯項拓拔彥超最爲
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

晉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

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貞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

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其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代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特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特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汧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寃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

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寃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

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
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恠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
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
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
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
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
元年秋一本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子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
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
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

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陣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
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
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
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
極也遂至於此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
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
上易君代國如更戎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
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 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
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
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財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

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三十八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特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

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

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慕容彥超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

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特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嚴言

嚴馬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龜勉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于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

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

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矣

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
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
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
握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
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
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揚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
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

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揚光遠以功遷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
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
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
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
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
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
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
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部署及班師
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
環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
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轂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
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

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
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
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堡者皆潰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
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
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
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
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
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
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

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
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
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
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
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
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
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
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
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

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
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
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
德宸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
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三十九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所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動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

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祠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由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反讓其僮

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晉李繼
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
梁亡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
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制
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以故
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
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
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

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
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
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
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反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
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
劔門關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
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剖心
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
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
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

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原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竒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諷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

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柰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

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彛超自立而邀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彛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彛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已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彛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

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太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殺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

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事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資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皆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

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貨以戍邏者
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
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拒黎
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
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
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
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
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
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
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賫表
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
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
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
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
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日來朝因慙請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
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高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

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
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
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
能制當鏃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
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
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
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
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
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
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
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
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
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
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祕
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
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
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
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
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

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
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
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
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
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
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
祖亦安焉不以爲恠也豈非積習之久而習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中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恠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裴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前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

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特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誑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特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俸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

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列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旣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作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

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復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沁河党項山前後逸利諸侯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

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播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門

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於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添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為

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
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
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從進使人
謂曰來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虛青州
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
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死副使居京師
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
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

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
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
凝曰陛下且比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
空名敕授李建崇鄧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
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
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二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

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成瓦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工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前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前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前刺等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前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

丹訴已為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特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

兵大將守博州渡史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
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
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
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
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
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
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
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

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
為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
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
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
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
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
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
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

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
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瑛而姓楊氏光
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儻者皆易之
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
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
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
遠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